

聖徒

胡也頻 著



胡也頻著

聖徒



一九二七、九

購於越城

耀華誌

新月書店出版

一九二七年九月初版 實價四角半

著 者 胡 也 頻

發 行 者 新 月 書 店

上海法租界華龍路

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

目錄

楊修

一

械鬥

一七

觀劇之後

三二

薔薇

三九

一個窮人

五六

中秋節

六六

聖徒

八〇

律師

九四

一對度蜜月去的人兒

一〇五

藥

一三二

父親

一四二

楊修

一

在三年前仲秋的夜晚，我因為逼切的要見一個才至北京的朋友，從北河沿到普靈寺去，普靈寺是一條狹小的街，像胡同，離熱鬧的西單牌樓很近的。可是，在那里，隔有十丈遠才見一盞路燈，如曠野裏的鬼火一般，慘澹極了，無力地在灰色的電綫桿上殘喘着；而且又沒有月亮，我雖然把頸項伸高去，張大着眼，終看不見那門上的門牌號數，祇是懊惱而猶夷地，無意識的在不平的路上徜徉着。

『真可憐中國首都的市政啊！』但我却不曾這樣的發生感慨。

這時候，我是盼望着有一個無論什麼人走來，然而空間除了從遼遠地流來隱隱的喇叭聲音，狗兒不安眠的懶洋洋的歎息，便是浮雲裏面模糊的星光，和睡一般的無窮的靜寂了。

因爲沒有另一法子，我只得冒昧的在一家門上打起門來。

「誰？……」很久，才聽見這樣的一種尖利的北京女人的聲音。

「請問你，第三十二號門牌……」

「不曉得不曉得！」

「那麼，請問你，你這是第幾號呢？」

我很小心的傾着耳；但所聽見的，却是厭煩和抱怨的一種唧唧噥噥的聲音，和輕微的漸遠漸遠的小小脚步。於是，我又只好在那不平等的路上慢慢地來回走着：我想，明天再來吧，却又不願意這樣的打轉去。……

秋夜的風，一陣接着一陣的在空間飄拂着，露水也濃重了，我覺得身上有點寒噤而且潮濕。直到那雲裏的星光漸漸地隱沒去，這才看見愁慘的燈光裏有一個模糊的黑影，慢慢地聽到皮鞋觸着石礫的聲音了。這時，我突然發生一種情感，像歡喜又像傷心的情感，宛如在我的童時，看見一天不曾看見的母親一樣。

來人很快地走到我身邊了。

『先生！這裏的第三十二號門牌你知道麼？』

『找那個？』他站住了。

『陳曉葦。』

『隨我來吧。』

他說了，很快地默默地向前走去；大約祇走過五丈多遠，便在我曾經尋過門牌號數的那家門上打了兩下，一面向我說，『就是這裏。』

門開了，一個年老的伙計很疲倦的，滿着打盹的睡態站在門後邊；照經驗，我知道這裏是沒有招牌的公寓，暗暗地覺得自己的可笑了：曾在這門口徘徊多次，竟不敢打門。

『請裏面坐吧！』他突然說。帶點微笑的聲音。我懷疑地躊躇着，却終於隨他進去了。

他推開房門，一張裸體的委那司畫剛映到我眼底，從床上便爬起一個人來，細而黑的頭髮紛亂地飄覆在額前，臉上現着意外的歡喜。

『啊……曉葦！』

『是你……真沒有想到！』曉葦緊緊的握住我的手。

這時候，因那明亮的燈光，我才看清我進來的那個人，除了皮膚較黃些，真像極了曉葦。他靜靜地坐在臨窗的棹旁，現着極活潑的神情，但眉眼間又隱隱地蘊蓄着一種很深的憂鬱，宛如回憶着不可願望的既逝的夢那般的沉思。……

『你們真相像。』

『有一點。』曉葦答道。『可是我還不曉得你們也認識——』
我微笑着。

『你們是什麼時候認識的呢？』他接着又問。

『是剛才在街上遇見的；沒有他，我真不曉得要在黑暗裏蹣跚到什麼時候

了。」

『怎麼，』曉葦驚訝起來了。『你們先前不認識麼？』

『不認識。』

『這可真巧……好，讓我來介紹吧。』

『楊修。』然而他自己却搶着說了，又順便在一張紙上寫了有茶碗大的楊修兩個字。

我和曉葦都悄悄地笑了起來。

楊修，我和他是這樣認識的。

二

自從那一夜，我便常常到楊修那裏去。

楊修，他是非常活潑，但又非常沉默，而且常常在高興的談笑中，出人意外的吐出極淒厲，極深沉的歎息，使在坐的朋友都感到不安而惘然。可是，在朋

友望他發怔，或各自緘默着時，他又很自然的談着，笑着，和講着種種極有趣的故事了。然而，像這樣，凡是知道他的朋友都暗暗地擔憂着：我們的楊修是在強制着哀戚了！

『這宇宙間有什麼事不可漠視的呢？』一個朋友在他歎息裏，曾這樣極誠懇地說。

『這宇宙間還有事麼？我不曉得！』楊修回答了，便盡力談到別種極平常極無意義的話去，甚至於這樣的向朋友說：

『喂！我們也逛八大胡同去！你們喜歡那些燙頭髮，尖頭高跟皮鞋，披着紅圍巾臀股邊的女學生麼？好，我們也當同胞或洋鬼子的奴隸去，發財了，照這樣的每個人討他媽的五個！……』於是，朋友們都知道那害人的眼淚，正是無窮的向我們的楊修的狂笑着的心裏激流着。

在這種的情形裏，朋友們爲免掉和減少他的難過，惟有走開的一途了。但

楊修看見朋友一個一個的走去，却沒有說出挽留的話，祇是默默地微笑，至多也不過很平淡的說，『也好。』

楊修對於任何朋友，只要相見着，無論他自己是感受着怎樣的苦惱，都會極有趣極高興的談笑着，極細膩的去保存朋友們的快樂和興味；但對於我，不曉怎的，却單獨的和別人異樣了。當我每次來到他這裏時，他祇是微微地向我點頭，又沉思一般的靜坐着，或是想夢一般的躺在床上，臉上滿罩着慘澹的憔悴的顏色，有時竟從眼角流下一顆兩顆的淚……『這才是不得了！』我看見這樣情形，暗暗地焦灼着。可是這房子裏的空氣，似乎有一種異樣大的吸力，使我消失了走的自動的力量，祇是拿下一本隨便什麼書，無聊地一頁一頁的翻開去，呆坐着；但這樣我又感到『默』的駭怕和苦悶。

『該不到你這裏走！』有一次，我不能忍耐他這樣的嚴重的沈默了。

『真的麼？』我却不願你這樣想呵，好友！』他的聲音像祈禱般的極柔和極

誠懇，眼睛裏充滿着處女那樣可愛的真純的光。

『你爲什麼不作一點事呢？ 永是這樣的摧殘自己，是很使我感着不安！……』

『我能够作事麼？ 有什麼事可以給我作呢？』他的聲音在忽然間突變異樣了。

『你對於圖畫是很有希望的。』

『什麼？』

『你爲什麼不在圖畫方面努一點力呢？』

『我不須要這個！』他嚴厲地望着我，這是從來不曾有的神氣。

『但爲自己却是很好的。』我接着說。

『我要活……』

於是，他又低下頭去，沉默着。這時，因爲太陽的餘輝已在樹杪消逝了，

蒼茫的暮色籠罩到窗裏來，楊修的臉上分外的現着苦惱的黯慘了。

三

有一天，明媚的秋陽照在窗上，房子裏充滿着新鮮的快活的空氣。楊修坐在臨窗的棹前，安安靜靜地，側着頭，手腕微動着，創作他一年多不曾創作的別有風味的作品。

『真是個奇蹟！』我暗暗地想。因為永遠是沉默着——而且很像單單爲保有着苦惱而活着的楊修，這一次看到他，居然打開了被灰塵封滿的顏色，臉上還顯露出一種心靈浸溶到藝術裏面的異樣的愉快。

『是你——』他轉過臉兒，笑着說：『你看，這張畫的怎樣？……還須兩筆。』於是，他又側着頭，手腕微動着。

他畫的是薄暮時分，在海水將與天色一樣的孤島上，一個裸體的女郎抱着像蝴蝶那般的東西，低着頭，閉着眼睛，現出陶醉地要吻下去的樣子，……題名爲

「夢的歸來」。

「給我吧。」不久，他畫完了，我這樣說。

「你拿去好了。」

「這一張你得給你的梨娜寄去，讓她快樂一下，以後畫的再給我吧。」

「以後却是很渺茫的。」

「我願你不要這樣想！」

「……………」

我因為和另一個朋友曾約下時間，在楊修這裏祇談少頃，便走了。但當我

吃過晚飯再來，推着他房門時，覺得有一張棹子將門抵住，而且楊修還喊道：「

我此刻不要人來！」是極嗚咽和極慘厲的聲音。

「是我。」我惘然說。

「我此刻也不要你來！」

『我要進來。』

『不……』

但我已用力將門和棹子推開了；楊修剛剛從床上爬起來，於是又躺下去，緊緊地把棉被遮過臉兒，痛哭着。

房子裏充滿着強烈的酒的氣味。

煤油燈默默地從棹上放出黯淡的薄弱的光，顯出這狹小的房子是非常的廣闊，非常的神秘，有許多隱約的悄悄的影子；在黃灰色的牆上，浮現着墨漬未乾的這樣的詩：——

將眼淚的光焰毀滅我青春的美夢；

更無須那善哭的狐狸躑躅我墓上！

呵，在這樣秋蟬不咽的死寂的深夜，

告訴我，凶猛的白蘭地能麻木靈魂？

我臉色的憔悴既如那狼藉的秋荷，
染所有的顏色亦難描昔日的美麗；
是必要隨那飄泊的歲月走到荒野，
躺在蕭瑟的白楊樹下與古鬼爲隣。

請求你，上帝！不可慳吝你的殘忍，
讓我休息於玫瑰的香裏撫摩傷痕？
這茫茫灰色的人生我已備嘗痛苦，
你瞧，我是怎樣的疲乏，流血，與憔悴！

紛擾在我心上的一切衝突和希望，

去吧，到歡樂幸福的人羣尋覓滿足！

我今夜將那眼淚的光焰毀滅夢想，

和凶猛的白蘭地使我的靈魂麻木！

在燈影的暗處，書棹底下，紛亂地滿着撕碎的紙，其中最顯明地映到我眼睛的，是在日間所見的那張「夢的歸來」；和朋友們都認爲很成功的「海的深處」；以及平常掛在壁上的「委那司」都在這細碎的亂紙堆中了。在那裏，有幾張玫瑰紫色的信箋，箋上滿着很秀麗的小小的字，這不消說是梨娜寄給楊修的了，却也撕成片片，有的還捏團着。像這樣顏色和寫着這樣字的信箋，却有一張平平地放在棹上，被眼淚浸濕了好幾處，……其他的東西，在我這時的眼裏，已模糊了，並且連楊修的沉痛淒楚的哭聲也漸漸地遠了，祇覺得這空間是無限的靜寂空虛。